

廣東學者嘔心追索20年 揭波字8604部隊罪行

日寇在穗細菌戰 殺兩萬粵港難民



沙東迅帶領記者到侵華日軍波字8604部隊本部遺址(現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舊樓)。

已近耄耋之年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沙東迅，不久之前才完成了一場心臟搭橋手術，醫生命令他三個月內得靜養。可是看着一屋子泛黃的史料，他怎麼也靜不下來。耗費了他20年的心血發掘、研究、整理出的這段歷史，確實讓觀者震驚不已：1938年10月，日軍攻佔廣州城後，一支代號「8604」的細菌部隊，以中山大學醫學院為基地，在廣州拿粵港難民做細菌實驗，先後有2萬多名無辜民眾慘遭毒手。「這一段歷史世人本來就知之不多，我擔心再過幾年，粵港兩地的年輕人恐怕就更沒有幾個人知道了。」這位鬚髮蒼蒼的學者一臉的焦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胡若璋 廣州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入伏之後的廣州，溽熱難耐，離開空調，稍微動一動身子，就汗流浹背。即便如此，沙東迅仍然執意要帶記者一行，驅車去日軍在廣州犯下滔天罪行的遺址地。

日軍班長良心發現揭真相

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前夕，正理首《廣東通史》、《廣東民國史》等抗戰部分撰寫工作的沙東迅，偶然聽聞日軍曾在廣州實施過細菌戰時，驚訝之餘，後背突然涼風颯颯。「我研究廣東歷史30多年，所聞所聞竟都沒有提及過日軍在穗實施細菌戰的事情。」也正是由此開始，沙東迅一頭扎進了對這段慘絕人寰歷史的追索和發掘之中。

着手調查之初，因為史料匱乏，困難重重。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在廣東的省市檔案館、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尋找，並拜訪了省市防疫、檢疫部門及大專學校的專家，仍然沒能找到一條有價值的資料。

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正在沙東迅一籌莫展之際，日本方面傳來了好消息。一位名叫丸山茂的舊日軍班長，在東京參觀731部隊的罪行展覽後，良心受到很大震動，在經歷了一翻內心掙扎後，頂着來自日本各方的壓力，首次在東京揭露所在的波字8604部隊當年在廣州開展細菌戰的真相。此後不久，遠在廣東的沙東迅收到了北京學者寄來的一封信件，附有丸山茂畫的兩幅草圖。

遺址重建時出土大量屍骨

根據丸山茂兩次提供的地圖，沙東迅確定了現中山醫科大學圖書館舊樓、南石頭、廣州造紙廠等幾個關鍵地址。

「在那幾處關鍵地址周邊，我發現了許多物證。比如當年日軍遺留下來標註有部隊編號的座椅；再比如廣州造紙

廠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兩任基建負責人梁時暢和沈時盛也告訴我，當年廠裡建宿舍挖地基時，發現大量屍骨。」

缺口一旦打開，真相便如洪水一樣滔滔湧來。在沙東迅的多番努力追索之下，事實真相逐漸浮出水面：1941年底，香港淪陷，大批香港難民湧向廣州。南石頭懲戒場遂成為粵港難民所。面對人滿為患的南石頭，駐紮於此的日本波字8604部隊，在此使用細菌武器，殺害難民。

難民進傳染病室有入無出

在沙東迅的家中，記者看到了厚厚一沓接受調查人士手寫的資料。記者隨手拿起一份名為《訪問何瓊菊記錄》的手稿。一位名叫李翔雲的讀者，因看了報紙上關於沙東迅研究細菌戰的採訪後，主動聯繫他，稱其阿姨何瓊菊和表兄就是當年從香港坐船返回廣州的難民。

這份寫於20年前的手稿，紙張已經發黃變脆，其中記錄了何瓊菊自述的一段經歷：「1941年底日軍佔香港後，整個香港面臨糧食短缺的困境。1942年的春節前我帶著兒子、女兒還有家婆4人，買船票坐拖渡船從香港回到廣州。全船估計有480人，船到了廣州南石頭後，被日軍攔住不給上岸，說要檢查瘟疫，驗大便。如認為有問題，就拉入廣州海港檢疫所的傳染病室，有入無出。我在船上大約月餘，從最初的480人到最後只剩下40人。我更見到有幾個死在船上的難民被日軍丟進河裡去，其他進了傳染病室的，沒有再回來過，直到我離開也沒有見到他們……」

「這些從香港回來的難民，本來想着逃回廣州，沒想到卻羊入虎口走進了『東方奧斯威辛』。」言及戰爭的罪惡，沙東迅說自己能做到的，就只有把這些親歷者珍貴的記憶，用嚴謹細緻的文字忠實記錄下來，並請他們寫下名字、按下手印、拍下照片，為歷史留下白紙黑字的證據。

藏身醫學院地下室 解剖活人

為了維護統治，解決人滿為患的難民，1942年春夏，日軍以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為本部，用粵港難民進行活人試驗、活體解剖，開展細菌試驗。

生產鼠疫等細菌武器

走近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舊樓，這幢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兩層紅磚水泥建築，就是鮮為人知的侵華日軍波字8604部隊本部遺址。正門左下角有一塊白色大理石，記錄着這棟房子的不凡歷史。據波字8604部隊日本老兵的證詞和許多相關調查材料表明，該部隊建立於1939年，在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舊樓從事細菌的人體試驗和鼠疫跳蚤等細菌的生產活動，「用一把無形的刀」屠殺香港和廣州的難民們。

在沙東迅的幾番要求下，清潔阿姨給我們開啟了地下室鏽跡斑斑的門鎖。門一開，撲鼻而來的是潮濕霉味和死蟻臭味。只見地下室內堆滿了爛課桌椅，不少都被蛛網與灰塵覆蓋。記者憋氣在門前，沙東迅卻徑自走到了最裡處，環顧四周他告訴記者，日軍就是在這裡養了大量老鼠，每月生產10公斤—15公斤的鼠疫跳蚤，進行鼠疫戰等滅絕人性的行徑。

部隊不出外與世隔絕

「日軍食住等一切生活都在這個地下室裡，只有晚上外面的日本兵點燈時才能看到裡面的一些情況。裡面擠滿了石油罐，有時從外面運來很大的行李，連哨兵也不能看到裡面裝的什麼東西。」沙東迅也曾聽中大一些老教授談及，這個地下室曾清理出一個鐵櫃以及兩張椅子，其背後標註着波字第×××部隊。「他們年紀大了，不記得那些編號。不過他們都表示，曾聽人說，這是日本佬搞細菌戰用的東西。」沙東迅望着眼前的破敗桌椅，轉述給記者他過去的一些聽聞。

細菌班長親臨拜祭 遺址建粵港難民墓



丸山茂 網上圖片

豎立在廣州造紙廠舊址的「粵港難民之墓紀念碑」，是1995年由沙東迅倡議建立，最後經廣州造紙廠出資建造的。在抵達紀念碑前，沙東迅先是去找了兩位廣州造紙廠的員工，請她們拿着鐵門鑰匙一起前往。

紀念碑被一扇鏽跡斑斑的鐵門鎖在廣州造紙廠的邊緣角落。「一般人找不到，也一般不會來」，平日裡紀念碑前垃圾成堆、雜草叢生。熟客沙東迅每年來之前，都會叮囑造紙廠的老領導，請他派人清理一下。

「豎起這塊紀念碑，就是想讓後人進一步了解時有跡可循」，沙東迅告訴記者，當年，兩萬多名粵港難民慘遭細菌毒害，因為屍骨太多，怕引起周邊的人注意，日軍便在紀念碑這一帶挖建了「化屍池」，企圖神不知鬼不覺地掩埋這滔天罪行。然而，儘管紀念碑已經修建二十年，常客卻只有沙東迅；其他專程尋來祭拜的，只有當年參與其中的日本波字8604部隊班長丸山茂。

送花圈書「中日友好 永不再戰」

「1995年，他聽聞『粵港難民之墓』修建成功，雖然年事已高，卻執意要來廣州拜祭。最後以自費旅遊者的身份前來。」丸山茂的廣州之行，沙東迅全程陪伴左右。沙東迅回憶，當時他們一起路過大南路時，丸山茂還買了一個大花圈並請求他寫上幾個中文——「中日友好，永不再戰」。



粵港難民之墓由沙東迅1995年倡議修建。



在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地下室，沙東迅講述日軍曾在這裡培育細菌毒害粵港難民。

盼辦展覽會 教育下一代

距粵港難民之墓紀念碑1.5公里處，有一座南石頭小碼頭。從越秀區走到海珠區，大半天的奔波，沙東迅不見勞累卻催促記者要去碼頭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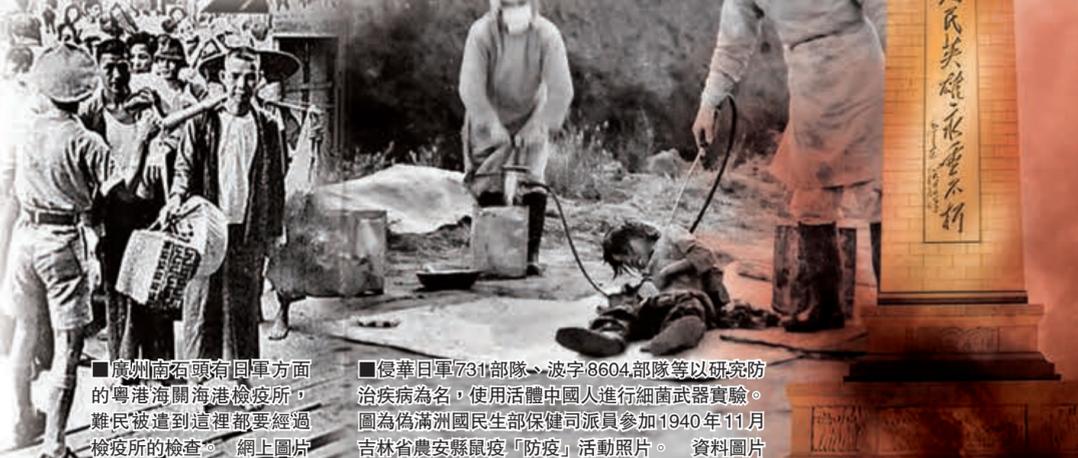
到達小碼頭時，夕陽正要滑落水面。當年香港難民坐上「大眼雞」，從珠江逆流而上，滿懷希望湧向廣州，卻被活捉做細菌實驗品。

無奈，江水不問今人心事。沙東迅擦了擦臉上滾滾而下的汗水後對記者說：「如果，原中大醫學院日軍第8604部隊本部、南石頭難民收容所難民受害地、南箕路難民掩埋地幾個地方建成一個日軍細菌戰罪行展覽系列，得到應有的維護，該多好。」

在沙東迅的構想中，廣州應建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如此，粵港兩地的孩子們至少能聽聽這段慘痛的歷史，而非一無所知。」沙東迅感慨，如此大量細菌戰受害者的骸骨存留至今，無奈相關部門置之不理。

儘管已經退休在家，沙東迅依然深耕「粵港難民」題材。他在家中開了一間資料室，分門別類地收納着20年來的粵港難民在細菌戰裡的調研資料。「我害怕自己百年之後，這些粵港難民血淚史的資料就成了佔地方的廢紙」，沙東迅告訴記者，希望能有個資料室或者檔案室接收它們。

【註】本文在撰寫中，參考了沙東迅著作《粵海抗戰史》、《揭開「8604」之謎——侵華日軍在粵秘密進行細菌戰大曝光》等，在此表示感謝。



廣州南石頭有圍軍方面的粵港海關海港檢疫所，難民被遣到這裡都要經過檢疫所的檢查。 網上圖片

侵華日軍731部隊、波字8604部隊等以研究治療疾病為名，使用活體中國人進行細菌武器實驗。圖為偽滿洲國民生部保健司派員參加1940年11月吉林省農安縣鼠疫「防疫」活動照片。 資料圖片